

# 幻想之美

吴然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吴然 著

幻 想 立 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想之美 / 吴然著 .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05. 1

ISBN 7 - 222 - 04284 - 9

I. 幻... II. 吴... III. 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8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717 号

责任编辑：杨海波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名	幻想之美
作者	吴然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0
字数	235 千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排版	云南天元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厂
书号	ISBN 7 - 222 - 04284 - 9
定价	22.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 题记

好几年前，我给浙江《幼儿故事大王》的专栏“温馨导读”写文章，有一篇用了《幻想之美》的题目，向小读者和他们的父母推荐一位作家的两篇童话，说这两篇童话的美，就在于幻想的大胆与奇丽，等等。因为文章要求短小，点到为止，没有展开。但我喜欢这个题目。因此1997年8月到韩国参加汉城世界儿童文学大会，围绕论题之一——“对人类儿童文学到底是什么呢？”我提交的论文就是《幻想之美》。

“对人类儿童文学到底是什么呢？”换言之可否这样提问：“人类到底为什么需要儿童文学呢？”这涉及儿童文学在商品社会中多方面的精神价值。我在论文中，就儿童文学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幻想之美，谈了一点肤浅的认识。我说，“人类用幻想来愉悦自己，陶醉自己也振奋自己，用幻想来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享受浪漫情怀。幻想，永远是飘飞在人类心灵的一朵美丽无比的变化无穷的云。”我还认为，儿童文学是与儿童富于幻想的天性相和谐的独特艺术，因而“使儿童文学作家心醉神迷”。我也谈到，“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经历有许多相同之处，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并不沉醉在幻想之中。但是幻想并不重复过去，幻想永远新鲜并给人以希望。因此尽管我们有不同的真理标准和对事物的不同的观察方法，通过儿童文学重温心灵的幻想和芬芳，我们可以互相敞开心扉，互相尊重并容许差异，从而认识我们的自然同一性。我们的喜悦在于，儿童文学正在成为人们互相沟通的不可替代的美妙途径，正在成为人类心灵的纽带

和桥梁。”

几年过去了，我对上述这番话仍深信不疑，并借云南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这本集子之机，以“幻想之美”作书名。

吴然 2003.12.18 于阳光明媚的昆明之冬。

# 目 录

题记 ..... 1

## 第一辑 幻想之美

环境保护与儿童文学	2
试论云南儿童文学“太阳鸟作家群”	6
前进中的云南儿童文学	13
关于云南儿童文学的一点思考	21
一个永恒主题	25
幻想之美	29
幻想的魅力	32
长话短说	35
走向儿童的散文	38
走到一起的两岸儿童散文	40
论桂文亚的儿童散文	49
东拉西扯说散文	64
散文河流上的张望	70
儿童散文的新花	79
朴素之美	84
奋斗者的歌吟	86
欣赏这首诗	88
在平凡中品味人生	91
郭风和《郭风儿童文学文集》	94
和圣野在一起散步	96
热忱与爱心的奉献	99

青年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103
这里有崇高的爱	106
美的祝愿	110
沈石溪的魅力	112
散文的“外衣”	117
略谈湘女的儿童散文	121
沐浴在爱的海洋	126
这本书	128
播种美与智慧的种子	130
青少年的人生教科书	132
中华民族的光荣	136
和谐之美	140
不仅仅好笑	141
贫穷中的美丽	142
马儿马儿快快跑	144
随读随记（二题）	146
这套书的创意	148
读书问题	149
孩子的画	150
寻找童年的梦	151
创造快乐	153
记三位作家的谈话	155
不能没有儿童诗	158
《小苗》花季更美丽	160
冰心点亮《小桔灯》	162
会心微笑的回忆	165
这本书及少年旅行文学	167
从高原来到海岛	169
关于《新年礼物》	171

关于《珍珠泉》	173
那些好听的声音	176
我读小人书	182
童年的影子	185

## 第二辑 秋夜文谈

秋夜文谈	192
要“多情善感”	194
从青年路说到标点符号	196
谁来救散文诗	199
沉思的静美	201
关于纯散文	203
秋读《花流》	205
病中读《荒火》	207
妙文妙画	209
心中情愫发诗花	211
淡墨的散文诗	220
芬芳土地上的诗情	223
关于散文的通讯	225
呈现平凡生活的魅力	227
读散文《太阳雨》	230
人说他是“曾散文”	232
作代会花絮	236
《大观》五周年	239
创办《读书》副刊告读者	240

## 第三辑 序跋之页

序《昆明忆旧》	243
《昆明忆旧》再版序	245

读出一点怪味来	248
《大青树丛书》总序	252
梦回童年	254
一只装满宝贝的旅行袋	257
温暖的云	260
一片小小的洁白	264
对生命与爱的追寻	267
彩图儿歌好识字	270
替小朋友写的话	272
安静地写作	273
《歌溪》后记	275
《凉山的风》后记	277
《儿童文学札记》跋	278
《珍珠雨》后记	279
《小霞客西南游》后记	281
《天使的花房》后记	284
《铁门与锁》题记	286
跋语	287
自述札记	289
白天“坐班”晚上“坐家”	307
《幻想之美》跋语	308

## 第一辑 幻想之美

人类用幻想来愉悦自己，陶醉自己也振奋自己，用幻想来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享受浪漫情怀。幻想，永远是飘飞在人类心灵的一朵美丽无比的变化无穷的云。

# 环境保护与儿童文学

## ——从自然保护区带回的思考

我从云南来。非常荣幸出席这次话题广泛的儿童文学会会议。

来开会之前，我参加云南省林业厅组织的森林采访团，到滇西北林区和自然保护区跑了一趟。最近几年，只要一有机会，我和我的朋友，都喜欢往边疆跑，往自然保护区跑。目前云南全省已经建立的30多个自然保护区，我还没有跑完。这次我们到了迪庆高原的碧塔海，到了丽江玉龙雪山下的云杉坪。这里有我们通常在画片上才能看到的美丽的景色，有珍贵的大树，有森林，草场，满地的花，湖水和雪山。我们在“太阳的宝库”里领受大自然的恩典，在树林里和草地上采了许多松茸（一种极珍贵的蘑菇）和草莓，身上沾染着草叶和花瓣。我们获得了很久以来没有得到过的愉快。这时我想到了孩子们。

应该承认，今天的孩子，特别是城市里的孩子，已经很难看到纯乎自然的景色，也很难享受得到大自然的种种馈赠了。他们和大自然越来越远了。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长辈给他们造成的不幸。殃及全球的酸雨、大气污染、水质变坏、物种灭绝等等，正是人类对自然过量的盲目的索取而贻害于子孙的恶果。问题还在于这种恶果在继续扩大。其实人类并不富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面对越来越坏的地球环境，人类正在进行自救，正在为保护大自然、保护生存环境进行伟大的工作和斗争。我以为这一切应该让孩子们知道，应该让孩子们从小就有环境意识。为此，应当把儿童文学动员起来。

我想起日本有部电视连续剧《阿信》。童年时代的阿信参加村人义务植树的情景使我难忘。那时还只是本世纪初，日本还穷。而日本国民对每一棵树的珍惜，这种品质是不是和文学的熏陶有关呢？日本有许多描写大自然，歌唱大自然的作品。其中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以及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一直被认为是描写自然的典范之作，并成为日本人实行“情感教育”的良好教材。这些作品，是否像血液一样流过了日本人的心灵？在苏联，有一位被誉为“大自然的诗人和风景大师”的普里什文。他描写依靠一根根须活下去的白桦树，描写长满了蒲公英的金色的牧场；描写他所理解的鸟、兽、树木的友情和谈话，并观察秋天的露水……他的饱含诗意和哲理的丰富多彩的妙不可言的作品，展示了自然界的伟大和美丽。高尔基说，他在普里什文的作品里看见了“……对于我们的土地的无所不包的、令人惊奇的、异常欢乐的喜爱”（见格列奇什尼科娃：《苏联儿童文学》P346，中青社1956年版）。如果说对大自然的感情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一的话，那么培养这种感情的优秀教材，恐怕得选用如同普里什文这些大作家的作品。50年代初期出版的《苏联儿童文学》一书，用专门的一章评介普里什文，这种尊崇是有道理的。

有时我常想一些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问题。我觉得文学和自然有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文学的功能备矣！只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有多少自然的美给我们以情操的陶冶！然而人们赋予“鸟兽草木之名”，正如川端康成所说，是含有一定情意的。1937年川端康成在一次讲演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虽然“记得树名并不是文学”，但是“不懂得树木花草的名字就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没有沐浴到这种幸

福了”，“人们给树木起了诸如乳垂银杏、连理枝、化妆柳种种名字，都含有人的情意，这就是文学。……就是说，不是植物本身具有名称，而是人们给植物起了名字，文学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川端康成散文选》P133～P136，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由此我想到大量的山水诗，以及游记。我想，正是大自然感召了这些诗人和作家，并孕育了文学。其实就儿童文学而言，恐怕还是最接近大自然的文学。这首先取决于它的小读者有一种自然的天真。草木虫鱼，山石水火，自然界的一切，在孩子看来不仅都是有生命的，而且可以打交道，做朋友。于是有了儿童文学的幻想和拟人化，有了诸如安徒生、格林的一些童话，也有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那些优美的民间故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为孩子们写作，作家要召回童心了。

在帮助孩子认识自然，热爱自然方面，儿童文学的确具有其他文学形式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这里我想简单地提及郭风先生的创作。在我国，郭风也许是最早的有远见的坚持不懈的向孩子们展示美妙大自然的儿童文学作家了。很早以前，他就写了诸如《小郭在林中写生》这样的诗篇。在50年代，他出版了《搭船的鸟》等数册作品集。他写豹、老虎、穿山甲们的生活，写画眉鸟、喜鹊、山鹬们的生活，也写百合花和雪的故事，写“花的沐浴”、“红菰们的旅行”等等。郭风“像在田野里树林里漫游的孩子一样，满怀喜悦地审视着大自然中的小事物”，他的作品“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孩子们的情感，思想，情操，使他们进入一个美好而崇高的境界”（黎焕颐：《重读郭风的〈蒲公英和虹〉》，见《儿童文学研究》第3辑，1980年3月版）。汪习麟先生说，郭风的作品，“在我们的百花园中，有他独特的位置”（汪习麟：《儿童诗散论》P9，陕西少儿社1984年版）。这是肯定的。问题是是否我们是否看重这个“独特的位置”呢？

我觉得，我们有许多作家包括云南的乔传藻、沈石溪等，正在把他们的目光投向大自然，或者说已经有意识地注意到了环境保护这类题材，为孩子们记下了“青藤、野花、山溪编织的许多故事”。但是就整个儿童文学界以及出版界来说，似乎并不热情，主动性也不够。过去曾经粗暴的不公正的对待过郭风的创作，认为他的那些议论百合花和雪的美丽作品，是“毒草”，是“风花雪月”派，会引导小读者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甚至指责这类作品没有写重大题材。现在是不是还有人持这种观点呢？很难说。我想强调的是，作家是否应该具有宏观的预见未来的头脑？当人们已经醒悟必须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作家还不醒悟是不可思议的。而把保护环境等排斥在“现实”之外，把描写哪怕是花朵的生活等等排斥在“重大题材”之外，我想在今天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我当然并不是主张只写大自然的美。对破坏大自然，对破坏生存环境的丑恶行为诸如战争等等，作家应该表示自己的愤怒。

先生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中国人相信“风水”；而“风水”来自大自然，所谓“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如果“山水之胜”被破坏殆尽，人类恐怕也无法生存了。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利益，保护人类本身。这和我们的儿童文学其实是一致的。因为正如日本理论家上笙一郎先生就曾说“儿童文学是与保存人类种族有关的文学”（上笙一郎：《儿童文学引论》P9，四川少儿社1983年版）。当我在自然保护区想到这种一致性的時候，我似乎觉得儿童文学也应该受到更多的保护。不知在座诸君以为然否？

原载《眼中有孩子心中有未来——’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6月版。

## 试论云南儿童文学“太阳鸟作家群”

现代儿童文学在云南出现较晚，发展缓慢。然而我们看到，进入新时期以来，云南儿童文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突出地表现为产生了一些好作品，而且重要的是逐渐形成了一支颇有潜力的具有云南高原特色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我们称之为“太阳鸟作家群”。

所谓“太阳鸟作家群”，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提法，是对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走向和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独具特色的美学追求所作的形象性概括和诗意的表达。它形成的基础，可以追溯到刘御延安时代的具有云南歌谣韵味的儿歌创作；可以追寻到一批较早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儿童文学作家刘绮、杨美清、马瑞麟、钟宽洪、赵克雯等的题材丰富的创作，以及在各个时期不忘为孩子们写作的李乔、彭荆风、晓雪、李钧龙、张昆华、普飞、杨明渊、孙继斌、朱德普等作家的贡献。而它的最后形成，则是大批在新时期执著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中青年作家努力的结果，并由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作家乔传藻的散文名篇《太阳鸟》作书名出版“云南十年儿童文学选”为标志。

太阳鸟体小灵活，羽毛艳丽，分布于我国南部和西南部，它是“太阳的儿女”。乔传藻写道：

哦，你就是太阳鸟呀，你的身子，不会比铜哨更大了，从你的翅膀尖到你的尾巴尖，可以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太阳所能具有的光色你都有了，你是用七彩的太阳光做成的么？

这段对太阳鸟出色的诗意的描绘和赞美，我以为用来描

绘、评论云南儿童文学的风貌神采，是再合适不过了。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正像太阳鸟一样沐浴着云南高原的太阳，深爱着作为自己心灵故乡的边疆芬芳的土地，像太阳鸟一样在这块土地上飞翔、歌唱。

众所周知，云南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云南又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有26个民族，还有未定族称的克木人、苦聪人。神奇、富饶、美丽！人们对云南交口称颂，心向往之。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幸运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在一种独特的灿烂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创作。于是，努力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及其少年儿童的生活，使自己的作品带上边疆民族特色，几乎就成了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的一个共同意识和一种自然的心理形成物，并由此显示出云南作家的群体形象。我们知道，有关边疆民族特色的问题，在成人文学中论述、探讨、研究比较多，也比较充分，但在儿童文学领域，我印象里恐怕只有张锦贻先生有所论及。事实上，儿童文学是很能体现边疆民族特色的。云南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都重视用口口相授的形式，用大量易于少年儿童理解和接受的、生动活泼而又饱含人生哲理的传说、创世纪史诗、故事（特别是动植物故事、智慧人故事）、童话、寓言、儿歌、谚语等等，来传授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对下一代进行民族传统、习俗、道德、宗教、文化多方面的教育，从而“保存”自己的“种族”，保存自己的民族性格、民族特色。在少数民族少年儿童身上，正集中地体现了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那些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一般说都具有浓郁的鲜明的边疆民族特色。譬如彭荆风的《蛮帅部落的后代》（中篇小说），张昆华的《蓝色象鼻湖》（中篇小说），辛勤、段云星合著的《摔跤王》（中篇小说），以及乔传藻、沈石溪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的散文《醉鹿》、小说《第七条猎狗》，普飞荣获上海“儿童文学

园丁奖”的低幼文学《走在五彩缤纷的地方》等等，都可以说是具有边疆民族特色而在全国儿童文学中风姿独具的优秀之作。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使自己的创作突出边疆民族特色，这在国内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固然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决不会采取这种自觉的行动的。当然，堪称既富于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优秀之作，在云南儿童文学创作中也还不多。如何把握当代少数民族儿童的思想脉搏，体验改革时代各族少年儿童心灵的悸动，以及在少年儿童身上如何体现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边疆风貌，民族的心理素质与儿童的年龄特征怎样才能有机地融为一体，民族特色怎样才能寓于儿童特点之中，如何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特殊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所有这些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创作实践问题，还需要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去探索，去解决。

如前所述，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是在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中进行创作的。因此自觉地主动地吸收民族民间文学的养分以提高和丰富自己的创作，同样是“太阳鸟作家群”的一个重点特点。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著名长诗《阿诗玛》和《召树屯》的搜集整理者之一的刘绮，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就从民族民间文学中吸取了大量的有益的滋养。她甚至认为，儿童文学作家，特别是写边疆少数民族儿童生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从民族民间文学中吸取养料，那是不可想象的。钟宽洪从民间文学中采集素材，其童话也近于民间故事。沈石溪在猎人的篝火边和窝棚里，听过许多神奇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以致他的一些动物小说就是“整理从猎手那儿听来的动物故事”。乔传藻十分注意收集民族语言，为此他甚至广泛阅读许多民族的史诗、叙事诗、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等等。他说，这是隐秘他心中还不为许多人知道的他学习民族语言的